

一場雷霆毒戰，令原本默默無聞的汕尾博社村一夜成名。然而，回溯這個古老村落的過去，我們發現，這個環山面海的小地方曾經是傳統的稻鄉和漁鄉，淳樸的村民們過着悠然知足的日子。究竟是怎樣的突變把這塊寧靜的土地「煉」成了天下第一毒村？本報記者連日入村探訪，村民終於說出了發生在七八年前的事情，於是，小村「中毒」的由來也漸漸浮現……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、李薇 陸豐報道

天下第一「毒村」 是怎樣煉成的？

背山面海 毒梟垂青 村官包庇 家族經營



■人稱「天下第一毒村」的博社村一隅，村前田地荒蕪。 敖敏輝 攝

■在博社村通往海邊的路上，製毒用的玻璃瓶大量堆砌。 李薇 攝

在博社村一戶農民家裏，不願具名的戶主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。博社村總面積僅有0.54平方公里，人口高達1.4萬，密密麻麻的民房之間，十多條兩三米寬的村道，縱橫交錯相互連通，這些窄窄的村道，只能容下行人和摩托車通過。更為關鍵的是，村子背山面海，易守難攻卻又享出海通道的便利。

幾個陌生人 繞村觀地形

這位村民告訴記者，大約七八年前，村中有人帶回來幾個操外地口音的人。「有人看到他們在村中四處轉悠，後來才知道是來探看地形的」。

經過一番探勘，村民口中的這個幾個外地人，留在了博社村。「起初我們並不知道他們是來做什麼的，過了一兩年，看到村裡和他們走得近的人家，突然變得很有錢，並開始翻修房子，我們才知道他們在家裡做冰毒。」

引入製毒術 誘村民入股

正是村民口中的這幾個外地人，把製毒的技術帶入了博社村。看着身邊的鄰居只是在家中生產冰毒，就能發大財。許多村民心動不已。

「我們村的人都姓蔡，算起來都是沾親帶帶的，很容易就介入進去了。」這位村民說，剛開始做需要200萬的啟動資金，很少有村民拿得出來。於是幾個家境較為殷實的人家，一起湊錢組成了一個製毒的作坊。之後，嘗到甜頭的製毒村民，像滾雪球一樣，帶動自己的親戚以入股，或者直接從事生產的方式，不斷加入進來。後來開始有了更為明確的分工，有些人負責採購原料，有些人負責生產，有些人則負責尋找銷售渠道。

「都知道這是犯罪的事情，所以只有一個家族內的人才知道具體的操作辦法，家族以外的人，頂多只能去打一些雜工。」

家族家規嚴 罪惡難外泄

記者在採訪中也獲悉，博社村共有4個大家族（即4房，被村民分別為1至4組）。最先投入製毒活動的是第4個家族，這一族也是此次清剿行動中，被抓人數最多的一族。製毒活動，從而也帶動了他們整個家族的製毒

鏈條。他們有嚴格的家規，從不對外人透露製毒技術，也不允許參股，最多是僱請他們打一些雜工。

機器徹夜轉 藥味刺鼻

博社村另外一個村民則告訴記者，因為毒品的生意越做越大，來自福建等省的毒品原料運輸車，每天都頻繁的在村中唯一一條機動車道上穿梭。該村民說，根據他掌握的情況，從事毒品製販的村民，遠超過官方公佈的數據，「媒體報道說有兩成村民參與，其實至少有四成人直接或間接的在做毒品生意。」

更讓這個村民感覺不安的是，「每個晚上都有柴油機轟鳴的聲音，徹夜進行，整個村莊都聞得到刺鼻的藥味。」

設備未全繳 死灰復燃

在採訪中，一位中年女村民也悄悄對記者說，雖然警察沒收了許多製毒設備，但是村裡仍然有不少人家藏有毒品和製毒設備。「他們藏得比較好，警察沒有發現。」這位村民因此也很擔憂，「警察走了之後，他們肯定還會繼續做下去的。」

在採訪中，記者聽到最多的不滿和抱怨，都是針對村幹部的。「我們博社村之所以變成今天這樣，村裡這些當官的起了很壞的作用。不僅收保護費，還參與製毒販毒。」一位村民義憤填膺的向記者抱怨。



■警察昨日在村內巡邏，挨家挨戶派發禁毒宣傳單張。 敖敏輝 攝

田園牧歌一直是作家和詩人筆下對寧靜淡泊生活最美好的勾畫。濱海望山始建於宋朝的博社村，本來也很有機會，像與其地形極相似的台灣九份那樣，變成懷舊與美食並存的目的地。不幸的是，毒品的流入和暴利催動之下的人性醜惡，侵蝕了原本質樸單純的鄉村文明，笑貧不笑毒便是最直接的惡果。

內地改革開放之後，生產效率和收益低下的農耕經濟，在高速發展的工業文明衝擊之下，顯得尤為羸弱。而同時，城市的急速繁榮，吸引了大量青壯勞動力離鄉進城，又加劇了鄉村的衰敗。或許我們可以這樣猜測：致富，僅僅是為了這樣一個質樸的願望，卻因為毒梟的趁虛而入，通過上演一夜暴富的「活教材」，讓大量艷羨的村民，不惜鋌而走險，淪為製毒販毒的工具。

博社村，也曾有過賴以維生的種植和漁業。不禁要問一句，若不是一場白色風暴，誰又曾關注過這個寂寂無名的小地方？又是什麼讓這個村落在發展的道路走向歧途？

當廣東的經濟總量足以「富可敵國」的時候，或許我們更應該反思的是，我們的經濟發展均衡了嗎？我們的公共資源用在該用的地方了嗎？

如今，久被遺忘的博社村，因為她的「罪」而重新走進人們的視野，但願，經此一劫後，她能從此「戒毒」，走上發展的正道。更希望，這樣的不幸，不會再重演。

南嶺來風

毒品暴利污染 漁米舊業永廢

遭害子孫

農田被毀或許是博社村不少老人心中永遠的痛。採訪中，當村內的年輕人對冰毒三緘其口時，老人家們卻主動向記者抱怨起這些毒物。若非這些毒物，就算生活清苦一些，村民們還可從事漁米舊業自給自足，小孩們還可在農閒時到河邊戲水玩耍。而如今，哪怕是政府宣稱冰毒及其原料已全部清除，這個村莊在老人的心中也已「死」去，田不能種了，水不能喝了，曾經綠油油的風景變得灰黃而敗落。他們歎息博社村的多舛命運。

數人大發橫財 全村生態盡毀

在一個宗祠內，記者剛開口詢問問門的老人是否種田，他的語氣就變得激動。「怎麼種，都是毒水啊！種下去別說吃，田裡根本就長不出東西！」老人指着宗祠正前方那片灰色蘆葦說，連蘆葦都變成灰色了，水有多毒可想而知。

「我三個兒子兩年多前還在種稻穀、青菜，後來田種不了了，一個去做雜工，一個去拉貨，一個去建房，都是打臨工，有一餐沒一餐的。」

老人告訴記者，在他們宗族內做毒品生意的才十來人，但那些人每賣出一批貨，往往能賺幾十萬，短短一年時間，就有幾個家庭的在村內蓋起了新房子。部分人大發橫財，給全村帶來的卻是生態的毀滅性打擊。「做那些傷天害理的生意賺錢容易，但把村莊都



■村民蔡祖天說，毒患很難根除。 敖敏輝 攝

製毒瓶罐遍地 河流五顏六色

除了隨處可見的垃圾山，一望無際拋荒的農田，還有大量被嚴重污染的水源。在博社村通往大海的一條小河邊，記者看到，兩岸的植物齊刷刷枯萎。水中到處是各種顏色的漂浮物，大量製毒用的瓶罐隨處可見。

有村民告訴記者，多數因製毒販毒而發家的村民，並不會在村裡建豪華住宅，他們多在深圳、惠州等大城市買房。「對他們來說，博社村唯一的功能就是他們的製毒場所，他們也知道製毒是害子孫的行業。」



■嚴重污染迫使青壯村民外出務工，村內多剩下老人和小孩。 敖敏輝 攝

無序狀態

村務管理混亂 幾無基礎設施



■村郵政服務中心老闆(左)說，日子越過越拮据。 李薇 攝

走在博社村的村道內，除了宗祠勉強可算是公共設施以外，幾乎不見垃圾桶、路燈這樣的基礎設施。不少村民指出，村內經常停電、停水，卻從未有村幹部帶頭維修，而垃圾亂丟，生活污水亂排更是維持了十幾年。更誇張的是，連續兩天的採訪中，從老人到小孩，沒有一個人知道村長是誰，整個博社村已然是無序狀態。

村民不知村長 水電無人理

在一家農村郵政服務中心內，老闆聲稱，店裡幾乎天天停電，雖然每家每戶都自備發電機，但時有時無的電壓導致他們的電器經

常被燒燬。「去年就燒了我兩部電視，政府從沒管過水電問題，我們也沒地方去投訴，只能接受這個事實。」老闆認為，公共設施必須由政府牽頭去建設，個人去修建根本不可行，而且村內大部分人非常貧窮，也沒有能力自費去做這些事情。

這個老闆也感歎，以前村民自種蔬菜銷售便宜，如今的蔬菜幾乎都是外村運進來售賣的，物價越來越高。「以前我一個人養6個小孩，感覺生活還挺好過的。現在只需要養自己，卻越過越拮据。」

青壯外出打工 村中遺老幼

面對這樣的困境，村民們似乎早已認命。「生活能過，能把小孩拉扯大就是了。他們要願意就出去打工過好生活，不願意就在村裡打雜，不然還能怎樣！」

雖然是傳統的稻鄉和漁鄉，耕地和水源都受到嚴重污染，村裡已經沒有正常的農業活動。2011年，博社村最後一戶種田的村民也進城務工。如今，村裡青壯年越來越少，留下的多是婦女、兒童和老人。

臨危受命 舊幹部全落馬 新村委急上任

「雷霆掃毒」行動之前，博社村的「兩委」（黨委、村委會）基本形同虛設，連村委會辦公場所都沒有，包括村支部書記蔡東家在內的幾名村幹部此次悉數落馬。記者了解到，從元旦開始，陸豐市很快在該村搭建起新的「兩委」班子：陸豐市人社局主任科員蔡水寶、金扁鎮黨委副書記蔡偉宗二人受命回到博社村主持工作，蔡水寶兼任博社村黨支部書記，蔡偉宗兼任副書記。

記者在博社村的甲西鎮中心小學附近看到，一處兩層建築剛剛掛上了「博社村支部委員會」的新牌子，加緊工期以便新班子盡快投入工作。同時，小學操場也在加緊修葺完善工作。小學附近原有多個製毒工棚，如今全部拆除。



■新村委的辦公樓正改建裝修。 敖敏輝 攝

一個沉淪鄉村的罪與罰

趙鵬飛